

WENJIE
quanji

散文
小说

第四卷

聞捷
全集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I 217.32/1

聞捷
全集

第四卷

WENJIE
quanjie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闻捷全集/闻捷著. -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01. 9

ISBN 7-5378-2299-9

I. 闻... II. 闻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3936 号

闻捷全集(1—4 卷)

闻捷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56.875 字数: 1200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 册

*

ISBN 7-5378-2299-9

I·2195 定价: 96.00 元(全四卷)

第四卷说明

本卷收入散文、小说、特写、通讯、杂文、剧本等。

四十年代，闻捷是以歌剧剧本、短篇小说、诗歌开始文学创作的。他长期在新闻战线上工作，除了新闻通讯外，还写了不少散文、特写等作品。

本卷按作品的形式、写作年代的先后，编辑排列。

有的作品，如秧歌剧《加强自卫军》等，因相隔年代较久，“文革”中又抄家散失，无法查寻。尤其与家人亲友的通信，被迫销毁，无一留存。

目 录 WENJIEQUANJI

散 文

- 3 橘园颂歌
9 生的召唤
19 献给青年公民的歌
24 朝霞满天
28 奥雷斯山赞
38 君士坦丁“圣战者”
47 卡士巴人
59 奥兰教授
70 伊德拉山上
81 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

小 说

- 87 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
95 重 逢
109 啊!号声响了……

特 写

- 121 宁死不屈的人——张子龙
128 海 燕

147 布沙热，我要为你唱一支歌

155 难忘的十五天

通 讯

235 吴满有在乡备荒大会上

239 严寒里开放的花朵

244 “摸索着来”

246 延长城郊棉田漫步

250 参议员回来了

254 我们怎样改造了一个二流子

258 他们在制造自卫战的物质力量

263 钢铁的团

266 两封信、一条心

270 风沙线上立功勋

282 林育水 水养林

杂 文

287 栽“赃”

288 “杀进”与“杀出”

290 “文字狱”与“思想罪”

剧 本

295 翻天覆地的入

其 他

411 探索“全国观点”

428 艰苦劳动、讴歌人民

430 从克拉玛依发来的电报

431 我的计划

闻捷全集

散文

SANWEN

散文

橘园颂歌

风很大，云很低，也许要落雨了。

我和海军大尉并肩走着，沿着海边那条鹅卵石铺砌的小路，向东走去。

海军大尉是个非常豪放的人，平日爱说爱笑。现在，他却无言地走着，两眼呆滞地平视前方，仿佛身边并没有我这个同行者；我也无言地走着，我所能够知道的，他昨夜不是全都告诉了我吗？

我们无言地一直向东走去。那动人心魄的风浪声中，有海鸥的啼叫，也有我们沉重的脚步声。

爬上山坡，便看见橘园的竹篱了。

“到了。”海军大尉整理一下军帽和衣领，双手推开那掩闭着的竹扉。

噢，到了……

我踏上门口的石阶，不由得回身望去，群山环抱的剑螺港，全部袒露在我的眼前。这时，海上那迅疾的风正卷起万堆白浪，不息地冲击着岩岸，溅出雪亮的水花；对面玉龙山脚下的锚地，停泊了近千只落帆的渔

船，在激荡的水面上颠簸；左边，我们来路的尽头，挨着码头停靠一列炮艇和战舰；右边，从两山挟持的海口出去，那白茫茫一片的就是东海了；身后的丹凤山十分陡峭，它的凤冠——该是几棵扎根于石罅中的老榕树吧？时而从阴云中露出，时而又被阴云遮蔽。

啊！晴朗的日子，这儿该是一个多么美的所在！

看守橘园的老人迎出来，远远就认出海军大尉，他连连地说：“哦哦，你又来看他们了。”

他们，十七个水兵，在这儿整整睡了三年了。

我们穿过结满青色果实的橘林，走到橘园后面的董色石壁下。那儿并排有十七座坟，坟上都新培了黄土，碑前的花束还很鲜艳。老人说，有一群远海归来的渔民，昨天刚刚来过……

我和海军大尉脱下帽子，默默地垂下头来。静默中，我听见海军大尉急促的呼吸，老人轻声的叹息。

我的心情异乎寻常。我用心里的声音和他们谈心：

“你们睡在这儿是不寂寞的吧？你们抬起头、睁开眼，就可以看见祖国的山、祖国的海、飞驰的风帆、辛勤的渔民，以及他们那海洋般沸腾的生活。你们睡在这儿是不会感到孤单的，常常有海上归来的渔民、船夫、水兵、假期中的孩子们来看望你们。今天，我虽然没有献上常绿的松枝、鲜红的花束，却带来了我满腔的激情和赤子之心。”

我默立在坟前，很久、很久……

我不是在期待他们回答什么，我想起了他们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！

……三年前的今天，天气也是这么阴沉。剑螺港指挥部忽然收到一只海上巡逻艇发来的急电：“我艇在鳌

屿海面发现敌情，敌机——”是因为天气干扰呢？是因为发报机发生了故障呢？还是因为谁也不愿设想和相信的情况呢？电讯联络到此中断了。

一小时后，海军大尉——当时他还是一个炮艇中队的队长，接受指挥部的命令，带领四只炮艇，载着几十颗焦急的心、不安的心、关怀着战友的水兵的心，迎着浪、迎着风、迎着闪电、迎着雷声，赶到鳌屿附近。

他从望远镜中搜索天空，天空除了低飞的阴云，哪里还有敌机的踪影？

海上，鳌屿浅滩地带，我们的巡逻艇正在燃烧，艇尾已经下沉，指挥台上有一股浓烟上升；而在浓烟和烈火之中，靠近桅顶的软梯上，站着一个水兵，他用两顶帽子代替手旗，断续地、重复地发出这样的信号：“我艇已经丧失战斗能力，我艇胜利完成战斗使命！”

等到四只炮艇赶到出事地点，巡逻艇完全沉没了。汹涌的波涛上只飘浮着一层柴油、几顶染有血迹的水兵帽、几件烧破了的水兵上衣。

远处的渔船也扯满风篷，陆续赶来救援了。

渔民们说，不久以前，他们看到四架敌机贴着海面从东飞来，这儿便响起激烈的战斗声音；后来，他们又看见两架敌机，尾巴上带着火焰，栽进公海，两架敌机抖动着受伤的身子，呼啸着向东逃去……

一切就是这么简单。

战斗怎么打响的？

战斗怎么进行的？

敌机怎么被击落的？

我们的巡逻艇怎么被炸沉的？

没有一个人看见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那天傍晚，在汽笛的齐鸣中、飘扬的旗影中、水兵和渔民的泪眼模糊中，沉没在浅滩上的巡逻艇和全部死难者，都被打捞出水面。

巡逻艇中了四颗炸弹。机舱中的发动机破碎了，艇尾的副炮毁灭了；指挥台前虽然中了炸弹，前主炮还是完好的，炮筒上裹有水兵上衣，想必是炮筒打红的时候，水兵们脱下衣服浸透冷水裹上去的……

信号兵腰部受了重伤，他爬过的软梯淋有血迹，他用皮带把自己束在桅杆上，忍受着伤疼、火炙、烟熏，发出最后的信号，以至嘴唇全被自己的牙齿咬破了。

艇长小腹上中了一排机枪子弹，他没有倒下，一只手攥着望远镜，另一只手臂挎在指挥台的铁栏上，倾斜着身子，睁着眼，张着嘴，仿佛还在喊叫射击的口令。

操舵兵头顶中了弹片，有短发覆盖着，并看不出伤痕，他半闭着眼睛紧紧抱着舵轮，好像远航归来后暂时地假寐，一会儿就会醒来。

无线电兵和三个轮机兵，他们的遗体已经难以分辨了。

八个枪炮兵都赤着膊，他们的胸部完全被射击时炮筒中喷出的硝烟熏黑了，枪炮长胸前更有一片火燎的水泡，他们的遗体已被波浪冲击得离开艇身，是从海里寻找到的。

只有炊事兵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，他被卡在右舷的铁索上，但他手中拿的不是饭勺和菜铲，而是一支不知从哪个战友手中接过来的冲锋枪。

巡逻艇的弹药舱中，没有留下一颗炮弹。

每支冲锋枪中，没有一粒未出膛的子弹……

一切就是这么简单。

战斗打得多么激烈？

战斗打得多么残酷？

敌人是多么疯狂？

我们的水兵又是多么顽强？

没有一个人看见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而他们，参加这次战斗的十七个水兵，再也不会坐在海滨的岩石上，或是站在埠头的路灯下，向我们叙说这次战斗的经过了。

你想知道这一切吗？谁又能回答你呢？

你想知道这一切吗？那么就让你的思想长出翅膀来，飞到另一个境界去吧？在那里，你可以找到一个自己认为最神圣、最完美的答案。

其实，我在来到橘园以前，早在渔民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传说，有些传说简直像古代神话那样动人心弦。方才，看守橘园的老人还告诉我们，昨天来扫墓的那群渔民说，这十七个水兵并没有死，每天还巡行在祖国领海的边缘；有人在风起云涌的夜里，曾经听到过他们驾驶着那只巡逻艇，在风浪中奔驰着、呐喊着，带着仇恨、带着射击前进！而当浪尖上磷光一闪的刹那，就看见那个年轻的信号兵，高高地站在指挥台上，挥舞着两顶缀有飘带的水兵帽……

是的，他们并没有死。活在人们歌声中、传说中、心之深处的人，是永生的。

我站在坟前默念着他们那英雄的性格、伟大的良心、坚强的灵魂……

我的悲哀渐渐地淡了。

我因为他们而感到自豪。

我想，我们的孩子们，将来在欢庆每一个胜利节日

的时候，会怀念起这个时代，会怀念起他们，会怀念起许多和他们一样的革命烈士！

我的悲哀渐渐地淡了，我昂起低垂的头。

海军大尉经过一度沉痛的回忆，情绪也许完全平复了，我听见他轻轻地呼唤我的名字，说着：“走吧！”

噢，走吧！

风更大了，云更低了，雨已经落下来了。

1956年10月于北京西山

生的召唤

党中央从延安撤退了……

战马嘶叫，车轮滚动，大路上尘土飞扬，遮蔽了三月的晴朗的天空。我们的队伍在向北转移，战士们沉默地向北走去，向北走去；他们的脸是铁青的，眼睛里噙满了泪水……

陕北的土地在动荡！在燃烧！

陕北人民在经受着血的考验。

那是人心激愤而又沉痛的日子。那是英雄辈出的日子。那些日子，产生了许多许多慷慨悲歌的故事！

……十年的时间像水一样地流去了，有一个故事我却至今不能忘记……

追击的枪声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了……

漠风卷着黄沙从塞外飞来。漠风啊！它像一群喝得大醉的凶汉，踉踉跄跄地奔跑着，吼叫着，用那痉挛的手摇撼着这古老的大地，仿佛要扼杀这人间的一切生机。

一支遭受敌人严密包围的队伍，临时集结在一个隐蔽的小山洼里。

这支队伍已经苦战了五天……

战士们是过于的疲惫和饥饿了。他们还紧紧地搂抱着自己那没有子弹的枪，背靠着岩石、树干，低声地呻吟、喘息；他们的嘴不停地蠕动，咀嚼着草根、树皮，和这初春的清冷的空气。

谁都明白自己陷入了怎样的绝境……

但是，那些深陷的眼眶里，却依然燃烧着一缕希望的光芒。

生活着总是美好的。他们是多么希望活下去，向北去，向北去，回到自己的纵队去。

支队长啊！他在思考着什么呢？

10

支队长站立在解冻的小河边。

他像一尊古代英雄的石像，独自站在那里。他双手紧扣着腰间的皮带，披一件棉军上衣，透过风沙和暮色所织成的帷幕，极目眺望北方那模糊的锯齿似的山影……

此刻，他的心情十分平静。那残酷的战斗，似乎是发生在遥远的、遥远的过去；连战斗的情景，也似乎快从记忆里泯灭了。

他站立在小河边。他想：他们终于阻击了百倍以上敌人，掩护了纵队的转移，延缓了敌人前进的时间；现在，一个新的军事部署也许已经完成，就等待第一声枪响了。

他站立在小河边，想着、想着……

他想放声大笑，可是没有笑出声音；热泪却滚滚地

顺着两颊流下来，滴落在自己的手背上。他所率领的这个阻击营，四百多个生龙活虎的小伙了，只剩下八十一人了。

风沙大了。夜色浓了。

他忽然跨开大步向山洼走去。他要看看自己的战士去。

火！火！山洼里有人低声地喊叫……

火，火，一堆、两堆、三堆，数不清有多少堆了；火燃烧在四周的山头上，在大风沙里闪烁……

那火，是露宿山头的敌人放起的营火；

那火，像是古老的墓地里闪烁的磷火；

那火，是一环连接一环烧得炙热的铁链；

那火，又像一条越盘越紧的游动的毒蛇。

支队长啊！面对着残酷的现实。他的牙关咬得紧紧，两只拳头捏得嘎嘎发响。明天拂晓，搜山的敌人就会给他们带来决死的战斗！

继续突围吗？他明白：饥饿的枪，再不会喷吐出杀伤敌人的火花；而没有子弹的战士，又怎么能冲破敌人牢固的封锁线？

……他也饿呀。漠风扫荡着他身边的衰草。他恍惚觉得天在转，地在动，一个巨大的黑影向他走来，那不是被困在垓下的西楚霸王吗？

他不禁想起自己那漫长而又短促的战斗的一生。他想起党怎样把一个铁路工人，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指挥员。他想起自己身经的数十次大小战斗，以及自己在两次战斗中指挥的错误。一种悔恨的情绪忽然涌上心来。他觉得自己在那些战斗的岁月里，为党工作得太少太少